

# 古城的诉说



第 11 期 2004 年 12 月 5 日

## 锦州市古塔区劳动局局长被迫害致死

李凌,女,51岁,家住锦州市古塔区东一里62-63号,法轮大法学员。在1999年10月前曾先后任古塔区劳动局局长,供暖公司副经理等职。



古塔区劳动局  
原局长李凌

1999年10月因进京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被判刑一年半。在沈阳大北监狱,李凌遭到强行洗脑和苦役劳动。2001年2月,李凌被大北监狱强迫服用破坏脑神经的药物,一度精神失常。2001年4月24日,李凌被释放时体重仅40公斤,全身长满疥疮。回家通过学法炼功以后,身体很快得到恢复。

2002年5月26日,李凌去古塔区政法委,索要在职期间所交的劳动保险金及住房基金,并提出要依法办理养老保险手续。政法委书记陆飞等人不仅不按国家规定办理,反而于5月28日晚8时左右以她宣传法轮功为由将李凌从家里绑架,非法判刑四年。在长期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和迫害下,2004年11月17日李凌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大北监狱)被迫害致死。

对于李凌的死,沈阳大北监狱、古塔区政法委陆飞及举报她的恶人都是主要的凶手。这里正告迫害李凌的凶手:你们要为李凌的死负责!你们的罪行将被广泛曝光,在道德与良知上,陆飞等人将受到世人的谴责!

## 天安门“自焚”案中的“世界之最”

**“最耐烧的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天安门“自焚”事件中王进东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放在两腿中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喝汽油最多的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电视录像中,“自焚”事件中的刘葆荣称喝了半瓶大号雪碧瓶里的汽油却不中毒(喝汽油量达每公斤体重7.5克即可导致人死亡)。

**“最‘幸运’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是能在天安门“自焚”突发事件中唯一近距离录制到清晰特写镜头的电视台。

**“消防设备最完备的警察”**——北京天安门巡逻的警察设备最完备。在“自焚”突发事件中,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几分钟内拿出20多个灭火器,还有灭火毯,当时附近只有两辆警车,说明每个警车要装备十几份灭火设备。

**“治疗烧伤最离奇的方法”**——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不作任何防护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并把烧伤者裹得严严实实(通常大面积烧伤病人在无菌室隔离,烧伤处裸露)。

## 《绝处逢生》热销 英文版即将问世

【明慧网2004年12月8日】来自台湾益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消息,明慧丛书之一的《绝处逢生》自今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销售很好,第一批销售一空,为了满足更多读者的需要,已赶印了第二版。英文版《绝处逢生》将于2004年底节日期间上市。《绝处逢生》采编了八十多例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记者了解到,众多读者受益于阅读此书,真正了解了法轮功修心健体的真象,许多被病痛逼到绝路上的人,为自己的人生重新敞开了希望的大门。一位读者在给明慧丛书编辑部的电子邮件中说:“我想告诉你们:我爱你们。”



## 锦州百姓身边事

### 大法使我身心健康 我坚修大法心不变

文/辽宁锦州大法学员

【明慧网】1996年3月初,我喜得法轮大法。得法前,我有过20年的肝病,曾访遍了有名的中、西医,用过各种偏方,都无济于事,年年治病,骨瘦如柴的我给家庭带来巨大的困难。

修炼大法的第三天的晚上,梦中看到有人用斧子往肝部戳了一下。第四天,久病的感觉没有了,我全身轻松,有精神,而且一天比一天好。至今8年多,病从来没有反复过,我也没再吃一片药,给国家省了近十万元的医药费。别人每年都去单位报销药费,我从来没有医药费需要报销。单位的同志都知道我是炼法轮大法炼好的,都觉得大法神奇。那时很多人都来学法轮大法。大法不但净化了我的身体,还净化了我的心灵,我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公认的道德高尚的人。

现在大法弘传世界60多个国家有几亿人在学。可是江××出于小人的妒嫉心,对中国大地上一批最善良的人开始进行残酷的迫害,制造出假新闻蒙骗世人,摧毁了人类善良的道德规范,剥夺了人信仰“真善忍”的权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由于我坚定修大法,邪恶之徒对我百般刁难:公安、派出所、街道的人把我关起来,拳脚相加,找来报社来采访,让我说假话。我是修“真善忍”的,当然不能说假话。大法救了我们命,我能放弃吗?

在拘留所里灭绝人性的恶警对待无辜的大法弟子屡施残暴手段,打得我遍体伤痕,手铐进肉里,恶警也不给放松。他们不让大法弟子睡觉,长期罚站、关小号、唆使犯人殴打学员。中国宪法规定人有信仰的自由,江××是破坏宪法、侵犯人权的罪魁祸首。

真理是压不倒的,好人会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江氏及跟随它迫害法轮大法的中国高官们因犯有人权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被告上国际法庭,已在多个国家被起诉。奉劝那些受骗的世人,接受历史

的教训，分明是非，不要为了一时的名利地位跟随江氏迫害善良的人。到头来，自食恶果。



## 锦州市洗脑班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内幕

1999年江氏出于一己之私，不顾众多百姓和政府官员的反对，一手发起了一场针对无辜炼功群众的迫害运动，几经运动的中国一瞬间再次陷入运动的黑云当中。不同的是：这次运动的矛头，指向的是一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气功修炼者。“洗脑班”这一新名词，也成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迫害善良、迫害好人、迫害妇孺老幼的历史佐证。

### 1999年锦州市古塔区洗脑班

1999年11月，锦州市古塔区委、区政府、古塔区公安分局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锦朝路路旁的锦州市收容所的二楼成立了锦州市古塔区洗脑班。古塔区辖区内各派出所不断把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送进古塔区洗脑班进行迫害。

古塔区洗脑班主要参与者：古塔区公安分局法制科科长卢少川（现已调离）、古塔区妇联主席柴××、古塔区宣传部的王绍辉、锦州党校教员魏×等等。

每天白天他们强迫法轮功学员上洗脑课，对不放弃信仰的学员进行威胁恐吓，破口大骂、体罚、打耳光、电棍电、皮带抽、拳打脚踢。

下面是几个迫害案例：

#### 案例一

王英华：男，40岁，锦州东车辆段货修车间职工。

99年11月中旬的一天，锦州古塔公安分局法制科科长卢少川问王英华为什么不看那些书（诽谤大法的书）？王英华说不看。卢少川便叫保安把王英华带到办公室，强迫王英华脱了鞋站在水磨石上。卢少川一边大骂，一边拿王英华的旅游鞋照王英华的脸部抡起胳膊狠狠的打了六七十下，然后在茶几上，又抡起胳膊狠命的打王英华的手和脚，又逼王英华马步站桩半个小时。

古塔公安分局110巡警王宾（音）用皮鞋不断踹王英华的小腹处，连王宾自己的皮鞋都踹坏了。接着又叫王英华头顶墙，中间夹着纸，纸掉下来就打，一直顶到深夜。

#### 案例二

李中杰：男，20多岁，大法学员；吴艳秋：女，40岁，锦州石化天元集团公司沥青分厂技术副厂长。

李中杰因不看墙上的学习制度，卢少川上去就是一个耳光，接着和其他警察一起劈头盖脸的打李中杰，又把他的胳膊一只朝上，一只朝下在身后绑在一起，捺在地上打，看不够劲，卢少川脱下皮鞋，拿着皮鞋照李中杰的头部狠狠的打。之后，卢少川又把他弄到办公室，脱掉鞋子，用电棍电他的两脚和下颏。一个多小时，李中杰被打得两眼青紫，松开绳子时，胳膊已经不会动了。

后来吴艳秋写了一份法轮功如何教人做好人，使她如何受益的体会交了上去。第二天下午，卢少川把吴艳秋推到一个没人的办公室，和另一个警察对她拳打脚

踢。打倒后，拿来绳子把吴艳秋绑上（一只胳膊在上，一只胳膊在下，绑在身后），卢少川用重拳猛击吴艳秋的胸上部，又拿来电棍电。当天晚上吴艳秋发高烧、胸部疼痛（胸骨被打伤）。

#### 案例三

徐慧：女，52岁，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车间质检员。

当徐慧表示不放弃信仰，仍要向不同的政府部门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时，便遭到卢少川毒打。卢少川强令她赤脚站在水磨石地上，拿起电棍电她的下颏和脚背，一边电一边逼问还炼不炼？后又用皮带抽她，用电棍电她的下颏，火星四溅。然后罚她马步站桩。徐慧的手被打得不断的向外渗血，下颏被电起几个大泡。

#### 案例四

王平：女，40岁，大专文化，锦州女儿河纺织厂劳资处干部。

在洗脑班登记时，王平因回答继续炼时，被卢少川打耳光。当天晚上，卢少川把王平和孙亚芬叫到临时办公室，又问：“炼不炼？”当回答：“炼”时，卢少川指使古塔公安分局110巡警王宾打骂王平。卢少川打了一阵子孙亚芬耳光后，把孙亚芬用绳子绑上（背铐式）。解开绳子后又罚王平、孙亚芬蹲马步，回到原住处和陈秋艳、孟书桂一起顶墙，大约快到半夜才让睡觉。

#### 更多迫害案例由于篇幅原因从略。

学员在洗脑班不但遭到迫害，同时在经济上也受到勒索。不管学员在洗脑班呆多长时间，伙食费一律300元，一分不少；临走时还要交管理费500—1000元；街道还逼学员家属交3000—5000元的保证金；同时逼迫单位交3000—5000元的罚款，这些钱通常还扣在学员身上。

通过古塔区洗脑班，我们可以清楚透视江××一手发起的，这场针对无辜炼功群众的镇压运动的邪恶本质，他们才是真正的害人凶手，他们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

## 小故事两则

### （一）看守所干警的感叹

东北某看守所多名管教在午休时打扑克，其中一管教手机丢失，多次寻找仍无下落。此管教情急之下大声喊：“如果人人都学法轮功，我的手机能丢吗？！这是什么世道？好人被关监狱，小偷是英雄。”

### （二）沈阳观众的惊喜

2004年11月20日星期六晚8点，“北京卫视”被插播法轮功真象电视片《风雨天地行》。一些沈阳观众在当地收看了此节目，在惊喜观看之余，人们奔走相告：“电视正面演法轮功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个大骗局！××党掩盖事实真卑鄙！”“法轮功太了不起了。”星期一，在沈阳某公司，一位女士说：“我丈夫的同事都看到了，他说看了30来分钟呢！”